

通讯录也有故事

□南京 周云龙

人，有各式各样的身份标签。在有些人那里，你往往就是通讯录上的一个名字、一串号码，而已。

通讯录，大致记录了一个人的社交圈。太熟悉的，脱口而出，未必存而储之。记录在册的那些，也未必名符其实。网传，某官员把特定关系人的号码在手机通讯录里设定为“×市长”，每次对方来电，他老婆都说：“快！市长来电了！”官员接听电话后，坦然应对：“市长叫我去一趟。”又传，一男士把某女士的号码存在通讯录里，姓名改成“10086”。每次收到短信，老婆都要偷看，看了之后，有些失望：10086也太肉麻了，尽发些暧昧的信息。

这是段子。不过，生活里，有人会把日子过成段子的。说个特别的通讯录吧，也有点像段子，但不是搞笑的那种。

朋友的朋友，早年家庭贫寒，没读过什么书，好多汉字不会写，写不对，汉语拼音更是一窍不通，

勉强认全阿拉伯数字。后来，用上手机，麻烦大了。人家给他留个联系方式，他明知道对方姓甚名谁，但是怎么也敲不出那几个字。他的手机通讯录里，保存的全是11位电话号码，没有一个机主姓名。可能是一种代偿功能，他的记性特别好，能从上百个号码里迅速找到他要通话的联系人，记得对方的身份信息，拨打过去，从来准确无误。朋友特地确认过他的通讯录，叹为观止：简直是一张“密码表”，天然地保护个人隐私。

“数字通讯录”，特别得有点苦涩。再说一个温暖的通讯录。

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叶博士，70后，在省城肿瘤医院工作。每次和他一起聚会，都发现他很忙，虽然是下班时间，总在不停接听各路患者、家属的病情询问。一次，与小叶医生近距离接触。我们同坐汽车后座，电话来了，来电显示：患者××家属。彼时，好奇心爆发，随口一问。小叶医生交代：这部手

机里，大半是病人家属或者病人的号码，大半夜也有电话过来询问后续治疗方案。有的病人只见过一面两面，我要很努力地复盘以往诊治情况。当然，我们医生也要定期随访的，这些号码随时用得上。

小叶医生顺手一点，打开手机通讯录，搜索“患者”，下拉出一长串前缀为“患者”的名单：382个。——这是一个动态更新的通讯录，那些治愈的，或是医治无效的，已经被移出。

立时肃然。去过那么多趟医院，见过那么多医生，怎么可能贸然跟一位陌生医生要他的手机号码呢？能要到吗？而你，又有多大可能出现在一个医生的通讯录里，成为他的随时联系人呢？

私下里琢磨，小叶医生不可能是特例吧。就像一朵花，不可能独立存在，必然有雨露月光日光，而雨露月光日光也不会独立存在，是各种自然条件的因缘交汇。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”也。

挨家挨户向左邻右舍去借。靠着借回来的两个红泥暖炉，屋子里的温度一点点上升，三天后我的鼻涕渐渐止住了。

病好了，红泥暖炉自然成了外婆眼中的宝贝。她瞒着家人，将存放箱底三十多年的一只银手镯卖了，从镇上又买回四个红泥暖炉。后来的冬天，外婆的小屋便温暖如春，我像松开翅膀的小鸟，在屋里尽情撒欢。累了，就趴在红泥烘笼旁，听外婆讲故事，很快，就进入梦乡；醒来嘴馋，我问外婆要零食，外婆从红泥暖炉里轻轻扒出烤熟的黄豆、花生，用纸包了递给我，我一边“嘎嘣、嘎嘣”嚼着，一边望着外婆傻傻地笑。

尘烟寥落，斯人已逝。此刻，窗外轻凉冷絮舞长空，室内暖风拂面意缱绻，我仿佛又闻到红泥暖炉飘散的丝丝馨香。

多小鸟，蹲在电线上，像是在开会。一只雄鹰在天空中盘旋，它是在寻找猎物。稻场上，每家每户的草垛下面都拴着一头牛，这些牛，有的站在那里吃草，有的卧在地上倒沫。北坡的坟地是绿的，松柏的绿。有人开始做饭，炊烟从烟囱里徐徐挤出，弯着腰朝下风头飘去。三哑巴在河里打了一条大鱼，他提溜着爬上岸，交给燕林，要燕林带回去。我们看着三哑巴跑下河堤，身影如一片树叶，在沙滩上飘着。一阵风吹来，细沙起身，和三哑巴一起跑着。

连桂家的狗追着一只兔子，从远处跑过来，这家伙一边跑，一边叫着，快把兔子吓死了。连桂爸和他二叔也扛着枪追了过来。

回去的时候，大雁和我们一路，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，它们的队形排得很整齐，就像我们放学回家一样，只是，有只大雁好像太老了，或者受了伤，它孤零零地飞着，还偶尔发出悲感的叫声。

清寒小雪前，乡下所有的，都在为下雪做准备。雪落下来，小村才会真正进入冬天。

蔬菜红颜

□安徽铜陵 吴辰

加班到夜里，忍着饥寒去熟悉的西北面馆吃炒拉面。盘中有洋葱、青椒、红椒、小白菜等相配，给素素的面增添了色彩，让人喜不自禁。特别是那红椒，艳艳的，像是面浪里的一轮轮红日，看起来真是暖意十足。

红椒在菜园里很出彩。一片青翠中，殷红几点洒了出来，羞涩而出众，让人赏心悦目。红椒原是青椒，身子一点点改了色，悄然而决绝，像是少女学会了打扮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红椒是金牌配角，炒牛肉、腊肉时切点红椒进去，肉的油腻感就减弱了，眼前点点红艳勾起食欲，舌头自然是蠢蠢欲动。楼下一面摊味道一般，但我还是常去，不为别的，就为那佐面的小菜——腌红椒片。老板红椒腌得好，用的辣椒食材新鲜、咸淡适中，脆甜可口，加上零星的蒜片衬托，叫人欲罢不能。用红椒的美艳填补面条的苍白，想想都觉得美。

那些红颜色的蔬菜，填补了故土菜园的苍白。

又如红番茄，一只只亮丽鲜艳，跟灯笼似的，照亮那单调的菜园。有种番茄名曰“贼不偷”，因其

不管成熟与否，都是青色的。这确实有意思，但我想，一只番茄若永远都是青色的，不曾发出耀眼的红润，就算免于落入贼人之手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青番茄炒蛋不会显得娇艳欲滴，青番茄蛋汤不会拥有十足的灵气，凉拌青番茄也是荒凉一片。青绿哪有红艳娇贵呢？

又如苋菜。苋菜是那种不常见的紫红，仿佛赋予了菜园一些深沉的意义。苋菜适宜寡炒，装盘后，紫红色的菜汁漫开来，夺人眼球，食客个个跃跃欲试，都想食之而后快。满桌菜霎时间都失了颜色。

蔬菜里的红颜，真是让人动心。

书上说“红色蔬菜能增强人体对感冒的抵抗力，对心脏和小肠有助”。看来红色蔬菜不光有颜值，还是实力派。

那些年，祖父在屋后开了一畦菜园，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。晚春的时候，苋菜收获了，祖母便采来素素炒了，菜里只放了些拍碎的蒜。祖母将苋菜夹到我的碗里，嘱咐多吃，说对身体好，祖父在旁边喝酒边附和，然后列出了一堆苋菜的功效。

彼时不冷不热，明月在天。

外婆的红泥暖炉

□湖北武汉 艾文

寒潮初降，裹挟细雨奔涌而来。市北清凉寨下了雪粒子，继而细雪飘零，为山峦披上银装。老天信守诺言，小雪节气应了景。妻急忙找出暖手宝，让女儿捧着上学，看着这一幕，不由想起小时候外婆为我准备的红泥暖炉。

儿时，我孱弱多病，一到冬季就反复感冒，加之体质过敏，无数次打针吃药也是治标不治本，医生交待，关键在于保暖。外婆听后牢记在心，每到大雪纷飞的日子，除了将我里三层外三层地穿戴严实外，就是想尽办法大量置备红泥暖炉，将屋子弄得暖意融融。

那年冬天，冰棱悬垂在窗外的屋檐上，犹如冰枪冷箭，今天想起来，仍然心头发凉。外婆准备了五个红泥暖炉为我保暖。

外婆的红泥暖炉是一种用红泥巴烧制的陶器，腹圆口阔，状如

小罐，表面镀一层枣红色釉质。釉质并不杂乱堆积，而像油画画一样，呈现绚丽图案，有松鹤延年，有竹兰梅菊，还有双兔迷离。里面装满谷壳、锯末、麦麸，用来酿火。双手轻抚，抑或远远望见，都会感到一股温润妥帖的暖流瞬间通达周身。与陶罐不同的是，罐口多了提手，提在手里就像提着火篮子，从早暖到晚。

我又感冒了，鼻涕止不住地流。吃药不见好转，外婆非常着急，一遍遍地用木棍来回拨弄红泥暖炉里的锯末，再吃力地一口又一口朝火星吹气，希望它们释放更多热量。红泥暖炉里的火星此起彼伏，好似夏夜流萤飞舞。可是，寒气无孔不入，五个红泥暖炉无法抵挡。外婆急得团团转，横下一条心，不顾天寒地滑，颠着脚，一步一探一步一探地踏上结冰的村道，

到河边砍柴禾，他的镰刀刚磨过，明亮的刀口有点泛青，我知道，它很锋利。不过，一般砍柴禾不需要多么锋利的刀口，我妈说，砍干草，镰刀还是钝点好，不至于卷口。

河道里出奇的冷，那些衰草似乎也能感觉到，在风里瑟瑟发抖。我找了一片较为茂盛的草堤，把袜子一脱，就“呼啦呼啦”地砍起来。野草上的灰真大，凡是我镰刀飞舞过的地方，都会升腾起一股股白烟。燕林站在那，呆呆的样子。他是在怜惜一身的新衣服，舍不得弄脏它。

我砍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燕林还在小心翼翼地砍。终于等到他砍够了一大捆，他背着柴禾，爬上大堤，坐在我旁边歇脚。

冬天的村庄真萧条啊！很多树都落光了叶子，只剩下黑黑的树干和枝条，就像是准用铅笔刚画的画，老鸱窝是个明显的大墨团。一辆拖拉机正在乡土路上行驶，尾巴拖着长长的灰尘，犹如天上的飞机，屁股后面冒着白烟。田地里都是拉粪人，他们是趁着还没有下雪，把春耕需要的粪在田里。好

金银花枕

□湖南武冈 林日新

今年仲秋，因诸多生活琐事，心中很烦躁，导致我连续失眠一周。妻子很着急且无奈，打电话给乡下老家，向我做了70年土郎中的老父求助。一周后，老父便让村里一个学生带来一个小小的枕头，说是“金银花枕”。我接过它，发现它超乎寻常地轻，凭手感我知道这是老父老母用纯干的金银花填充的枕头，里面没有一点叶和藤的，恰如他俩对儿子的爱一样纯粹而圣洁，从不掺杂任何杂质。顿时，我的手有点发抖了，眼睛有点火热，为了不让学生发觉我的失态，赶忙把脸紧贴枕头，贪婪地吸取那金银花特有的清香，心儿则伴随清香一下飞过那高高的雪峰山脉，落在那飘着白云的故乡——青石湾。

青石湾是资江支流蓼水河上的一个水湾，那里山高水寒，山岭特多，岭上不长多少树木，长的多是荆棘和灌木丛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灌木丛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绿色藤蔓攀在上面，一年四季枝繁叶茂，生意盎然。当然，这种绿色的藤蔓也常常很随意地攀在村头的矮树枝上，路旁、屋后的篱笆上。每年杜鹃声声催人“割麦插禾”的时节，绿藤的枝头便续结出一丛丛青色的蓓蕾，成双成对由叶腋间朝外探出小头，慢慢变长变大，向两边伸张，三五日后便现出浅白的光泽；待花蕾长到有小指头长时，青色褪去，呈淡黄色；当最顶端的部分饱胀起来，便将含苞欲放了。细长的白蕊终于顶开了饱满的花萼，从花蕾里伸将出来，高昂着白色的小头，长长的，缓缓变弯，金色的唇形花瓣，随之慢慢地朝后微微卷起，

将长长的花蕊衬托得分外细腻洁白。于是乎，黄的像金，白的如银，金银花便名正言顺地点题了。花蕊和花瓣黄白相间，疏密有致，相映成趣，微风吹拂，浓郁的清香便散发出来，传得很远很远，沁人心脾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愉悦无比。

金银花属忍冬科缠绕灌木，根木质，茎可达10米长，中空，多分枝，叶对生，冬日不凋，故有忍冬之称。有的地方叫二花、双花、二苞花、灵通草、鸳鸯藤等。它的花、藤、叶皆可入药，功效相似，均能清热解毒。但花最纯洁，采摘挺不易，因而更显珍贵。小时候，父亲常带我到青石岭去扯金银花藤，每人挑两大捆回家，然后让母亲和妹妹摘金银花。他则把绿藤切细，放到几张竹篾上晒干，以待配药；金银花晒干后则常与甘草、薄荷配在一起泡茶喝。他常宣传金银花茶的药用效果，村里的乡亲们大多照办，因此，村里的人很少中暑出事的。

去年，我从当村书记的老同学电话中得知：多年来，村委一直致力于对金银花产业的开发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如今，金银花产品畅销全国，为村民带来丰厚的收入，让村里的贫困户全都脱贫致富。

当晚睡前，妻子细心地把金银花枕放进我往日的枕头里缝好，然后非常虔诚地为我祈祷。霎时，我的眼泪又上来了。亲人，我可敬的亲人啊……虽然，我坚信这个饱含亲情的金银花枕肯定会治好我的失眠症，但今晚我无论如何还是会失眠的——因为这个轻轻的金银花枕实在太沉重了。

青石街